第七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

话说严贡生因立嗣兴讼，府、县都告输了，司里又不理，只得飞奔到京。想冒认周学台的亲戚，到部里告状。一直来到京师，周学道已升做国子监司业[[1]](#footnote-1)了。大着胆，竟写一个“眷姻晚生”的帖，门上去投。长班传进帖，周司业心里疑惑，并没有这个亲戚天二评：可知全没相干。正在沉吟，长班又送进一个手本[[2]](#footnote-2)，光头名字，没有称呼，上面写着“范进”天二评：借此递入范进，灵敏之极。周司业知道是广东拔取的，如今中了，来京会试，便叫快请进来。范进进来，口称恩师，叩谢不已。周司业双手扶起，让他坐下，开口就问齐评：传神。“贤契[[3]](#footnote-3)同乡，有个甚么姓严的贡生么？他方才拿姻家帖子来拜学生，长班问他，说是广东人，学生却不曾有这门亲戚。”范进道：“方才门人见过，他是高要县人天二评：范进曾在关帝庙里扰过的，严老大竟失于连络，由不知其进学时有此一段渊源也。同敝处周老先生是亲戚，只不知老师可是一家？”周司业道：“虽是同姓，却不曾序过[[4]](#footnote-4)，这等看起来，不相干了。”即传长班进来吩咐道：“你去向那严贡生说，衙门有公事，不便请见，尊帖也带了回去罢。齐评：见虽不见，而亲家则认定矣。黄评：就此了却严贡生，借范进递到王惠。长班应诺回去了。

周司业然后与范举人话旧道：“学生前科看广东榜，知道贤契高发，满望来京相晤，不想何以迟至今科？”范进把丁母忧的事说了一遍，周司业不胜叹息，说道：“贤契绩学有素，虽然耽迟几年，这次南宫一定入选[[5]](#footnote-5)。况学生已把你的大名常在当道大老面前荐扬，人人都欲致之门下，你只在寓静坐，揣摩精熟。若有些须缺少费用，学生这里还可相帮。”范进道：“门生终身皆顶戴老师高厚栽培。”又说了许多话，留着吃了饭，相别去了。

会试已毕，范进果然中了进士。授职部属，考选御史。数年之后，钦点山东学道，命下之日，范学道即来叩见周司业。周司业道：“山东虽是我故乡，我却也没有甚事相烦；只心里记得训蒙的时候，乡下有个学生，叫做荀玫，那时才得七岁，这又过了十多年，想也长成人了。他是个务农的人家，不知可读得成书，若是还在应考，贤契留意看看，果有一线之明，推情拔了他，也了我一番心愿。黄评：不忘馒头、面筋之馈，多情多情。范进听了，专记在心，去往山东到任。考事行了大半年，才按临兖州府，生童共是三棚，就把这件事忘断了。直到第二日要发童生案，头一晚才想起来，说道：“你看我办的是甚么事！老师托我汶上县荀玫，我怎么并不照应？大意极了！齐评：自责极妙，俨然贵人多忘事矣。慌忙先在生员等第卷子内一查，全然没有。随即在各幕客房里把童生落卷[[6]](#footnote-6)取来，对着名字、坐号，一个一个的细查。查遍了六百多卷子，并不见有个荀玫的卷子。学道心里烦闷道：“难道他不曾考？”又虑着：“若是有在里面，我查不到，将来怎样见老师？还要细查。就是明日不出案也罢。”一会同幕客们吃酒，心里只将这件事委决不下。众幕宾也替疑猜不定。

内中一个少年幕客蘧景天二评：趁势插入蘧景玉牛布衣，草蛇灰线。黄评：将欲递到王惠、二娄，即伏一蘧景玉。说道：“老先生，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。数年前，有一位老先生点了四川学差，在何景明先生寓处吃酒，景明先生醉后大声道：‘四川如苏轼的文章，是该考六等[[7]](#footnote-7)的了。’这位老先生记在心里，到后典[[8]](#footnote-8)了三年学差回来，再会见何老先生，说：‘学生在四川三年，到处细查，并不见苏轼来考，想是临场规避了。’”说罢，将袖子掩了口笑黄评：谈笑蕴藉，是嘉兴朋友。又道：“不知这荀玫是贵老师怎么样向老先生说的？”范学道是个老实人黄评：为之回护，妙。也不晓得他说的是笑话，只愁着眉道：“苏轼既文章不好，查不着也罢了齐评：足见忠厚之至。天二评：若说苏东坡或者曾闻人说过，盖当时《古文观止》未出，故不及今人之博。平步青评：苏轼一条，本《书影》汪道昆事。黄评：老师不喜杂览，休怪他不知苏轼。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，查不着，不好意思的。”一个年老的幕客牛布黄评：又伏牛布衣。道：“是汶上县？何不在已取中入学的十几卷内查一查，或者文字好，前日已取了，也不可知。黄评：是老幕友见识。学道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忙把已取的十几卷取了，对一对号簿，头一卷就是荀玫，学道看罢，不觉喜逐颜开，一天愁都没有了。

次早发出案来，传齐生童发落。先是生员。一等、二等、三等都发落过了；传进四等来，汶上县学四等第一名上来是梅玖黄评：大快大快。跪着阅过卷，学道作色道：“做秀才的人，文章是本业，怎么荒谬到这样地步！平日不守本分，多事可知！本该考居极等，姑且从宽，取过戒饬[[9]](#footnote-9)来，照例责罚！”梅玖告道：“生员那一日有病，故此文字糊涂，求大老爷格外开恩！”学道道：“朝廷功令，本道也做不得主。左右！将他扯上凳去，照例责罚！”说着，学里面一个门斗[[10]](#footnote-10)已将他拖在凳上。梅玖急了，哀告道：“大老爷！看生员的先生面上开恩罢！”学道道：“你先生是那一个？”梅玖道：“现任国子监司业周蒉轩先生，讳进的，便是生员的业师。”范学道道：“你原来是我周老师的门生；也罢，权且免打。黄评：不意“小友”能救“老友”屁股。门斗把他放起来，上来跪下，学道吩咐道：“你既出周老师门下，更该用心读书。像你做出这样文章，岂不有玷门墙桃李！此后须要洗心改过。本道来科考时，访知你若再如此，断不能恕了！”喝声：“赶将出去！”

传进新进儒童来。到汶上县，头一名点着荀玫，人丛里一个清秀少年上来接卷，学道问道：“你和方才这梅玖是同门么？”荀玫不懂这句话，答应不出来黄评：亏得不懂，否则梅三相要补打。学道又道：“你可是周蒉轩老师的门生？”荀玫道：“这是童生开蒙的师父。”学道道：“是了，本道也在周老师门下。因出京之时，老师吩咐来查你卷子，不想暗中摸索，你已经取在第一，似这少年才俊，不枉了老师一番栽培，此后用心读书，颇可上进。”荀玫跪下谢了。候众人阅过卷，鼓吹送了出去，学道退堂掩门。

荀玫才走出来，恰好遇着梅玖还站在辕门外黄评：犹站在辕门外，此等老面皮宜与严大老官抗衡。荀玫忍不住问道：“梅先生，你几时从过我们周先生读书？”梅玖道：“你后生家那里知道？想着我从先生时，你还不曾出世！先生那时在城里教书，教的都是县门口房科家的馆，后来下乡来，你们上学，我已是进过了，所以你不晓得。先生最喜欢我的黄评：先生却是“小友”。说是我的文章有才气，就是有些不合规矩，方才学台批我的卷子上也是这话，可见会看文章的都是这个讲究，一丝也不得差。你可知道，学台何难把俺考在三等中间，只是不得发落，不能见面了，特地把我考在这名次，以便当堂发落，说出周先生的话，明卖个情黄评：亏他说得出，亦亏作者写出。然世上正有此等人，莫嫌其写得过分。所以把你进个案首，也是为此。俺们做文章的人，凡事要看出人的细心，不可忽略过了。”两人说着闲话，到了下处。次日送过宗师，雇牲口，一同回汶上县薛家集。

此时荀老爹已经没了，只有母亲在堂，荀玫拜见母亲，母亲欢喜道：“自你爹去世，年岁不好，家里田地渐渐也花费了，而今得你进个学，将来可以教书过日子。”申祥甫也老了黄评：不脱申祥甫。拄着拐杖来贺喜，就同梅三相商议，集上约会分子，替荀玫贺学，凑了二三十吊钱，荀家管待众人，就借这观音庵里摆酒。

那日早晨，梅玖、荀玫先到，和尚接着。两人先拜了佛，同和尚施礼。和尚道：“恭喜荀小相公，而今挣了这一顶头巾，不枉了荀老爹一生忠厚，做多少佛面上的事，广积阴功。那咱[[11]](#footnote-11)你在这里上学时还小哩，头上扎着抓角儿[[12]](#footnote-12)。”又指与二位道：“这里不是周大老爷的长生牌！”二人看时，一张供桌：香炉、烛台，供着个金字牌位，上写道：“赐进士出身，广东提学御史，今升国子监司业周大老爷长生禄位。黄评：不必有功德于民，徒以其司业耳。左边一行小字，写着：“公讳进，字蒉轩，邑人。”右边一行小字：“薛家集里人，观音庵僧人，同供奉”。两人见是老师的位，恭恭敬敬，同拜了几拜黄评：当“慢慢站起来”时，断不料要下拜，然和尚得无齿冷。又同和尚走到后边屋里，周先生当年设帐[[13]](#footnote-13)的所在，见两扇门开着，临了水次，那对过河滩塌了几尺，这边长出些来黄评：随手写景都妙。看那三间屋，用芦席隔着，而今不做学堂了。左边一间，住着一个江西先生，门上贴着“江右陈和甫仙乩神数”黄评：又伏陈和甫。那江西先生不在家，房门关着，只有堂屋中间墙上还是周先生写的联对，红纸都久已贴白了黄评：更妙。上面十个字是：“正身以俟时；守己而律物。黄评：是老童生手笔。梅玖指着向和尚道：“还是周大老爷的亲笔，你不该贴在这里，拿些水喷了，揭下来裱一裱，收着才是。”和尚应诺，连忙用水揭下，弄了一会。申祥甫领着众人到齐了，吃了一日酒才散黄评：写乡村人情总不脱“势利”二字。

荀家把这几十吊钱赎了几票当，买了几石米，剩下的，留与荀玫做乡试盘费黄评：亲切而细。次年录科，又取了第一。果然英雄出于少年，到省试，高高中了。忙到布政司衙门里领了杯、盘、衣帽、旗匾、盘程，匆匆进京会试，又中了第三名进士。明朝的体统：举人报中了进士，即刻在下处摆起公座来升座，长班参堂[[14]](#footnote-14)磕头齐评：而今举人年老或不能远出者，与老秀才何异？或以“举人”二字对“废物”，可称绝对。这日正磕着头，外边传呼接帖，说：“同年同乡王老爷来拜。天二评：来了。又与范进中举人相似。黄评：王举人也。荀进士叫长班抬开公座，自己迎了出去。只见王惠须发皓白天二评：王公别来无恙。走进门，一把拉着手，说道：“年长兄，我同你是‘天作之合’，不比寻常同年弟兄。”两人平磕了头，坐着，就说起昔年这一梦黄评：“梦做不得准”。“可见你我都是天榜有名齐评：这张天榜还不及末回之榜，你们二位都不能列入的。将来同寅协恭[[15]](#footnote-15)，多少事业都要同做。天二评：将谓如此。黄评：从贼、贪赃，便是事业。荀玫自小也依稀记得听见过这句话，只是记不清了，今日听他说来，方才明白，因说道：“小弟年幼，叨幸年老先生榜末，又是同乡，诸事全望指教。”王进士道：“这下处是年长兄自己赁的？”荀进士道：“正是。”王进士道：“这甚窄，况且离朝纲[[16]](#footnote-16)又远，这里住着不便。不瞒年长兄说，弟还有一碗饭吃，京里房子也是我自己买的，年长兄竟搬到我那里去住，将来殿试，一切事都便宜些。”说罢，又坐了一会，去了。次日，竟叫人来把荀进士的行李搬在江米巷自己下处同住。传胪[[17]](#footnote-17)那日，荀玫殿在二甲，王惠殿在三甲，都授了工部主事。俸满[[18]](#footnote-18)，一齐转了员外。

一日，两位正在寓处闲坐，只见长班传进一个红全帖来，上写“晚生陈礼顿首拜”天二评：来了。全帖里面夹着一个单帖，上写着“江西南昌县陈礼，字和甫，素善乩仙神数，曾在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内行道”。王员外道：“长兄，这人你认得么？”荀员外道：“是有这个人。他请仙判的最妙，何不唤他进来请仙，问问功名的事？”忙叫：“请。”只见那陈和甫走了进来，头戴瓦楞帽，身穿茧绸直裰；腰系丝绦；花白胡须，约有五十多岁光景。见了二位，躬身唱诺[[19]](#footnote-19)，说：“请二位老先生台座，好让山人[[20]](#footnote-20)拜见。齐评：妙哉山人。二人再三谦让，同他行了礼，让他首位坐下。荀员外道：“向日道兄在敝乡观音庵时，弟却无缘，不曾会见。”陈礼躬身道：“那日晚生晓得老先生到庵，因前三日纯阳老祖师降坛，乩上写着这日午时三刻有一位贵人来到天二评：天榜有名之人，纯阳老祖师自当久慕。黄评：纯阳祖师却管这样闲事，妙在凡人算定总是午时三刻。那时老先生尚不曾高发，天机不可泄漏，所以晚生就预先回避了。天二评：江湖术士声口宛然。王员外道：“道兄请仙之法，是何人传授？还是专请纯阳祖师，还是各位仙人都可启请？”陈礼道：“各位仙人都可请，就是帝王、师相、圣贤、豪杰，都可启请。不瞒二位老先生说，晚生数十年以来，并不在江湖上行道，总在王爷府里和诸部院大老爷衙门交往齐评：山人脚色必须自述一番。切记先帝宏治[[21]](#footnote-21)十三年，晚生在工部大堂[[22]](#footnote-22)刘大老爷家扶乩黄评：又确是京师行道人声口。刘大老爷因李梦阳老爷参张国舅的事下狱，请仙问其吉凶，那知乩上就降下周公老祖来天二评：“周公老祖”四字甚新。却忆琵琶谱曲上有“文王先生”四字，可为的对；咸丰庚申张堰乩坛轩辕黄帝降笔，则“周公老祖”未足为奇。黄评：周公也爱管闲事，更奇。称“老祖”又奇。批了‘七日来复’四个大字。到七日上，李老爷果然奉旨出狱，只罚了三个月的俸。后来李老爷又约晚生去扶乩，那乩半日也不得动；后来忽然大动起来，写了一首诗，后来两句说道：‘梦到江南省宗庙，不知谁是旧京人？’那些看的老爷都不知道是谁，只有李老爷懂得诗词，连忙焚了香，伏在地下，敬问是那一位君王，那乩又如飞的写了几个字道：‘朕乃建文皇帝是也。’众位都吓的跪在地下朝拜了，所以晚生说是帝王、圣贤都是请得来的。”王员外道：“道兄如此高明，不知我们终身官爵的事可断得出来？”陈礼道：“怎么断不出来？凡人富贵、穷通、贫贱、寿夭，都从乩上判下来，无不奇验。”两位见他说得热闹齐评：此是九流三教最要紧的诀法。便道：“我两人要请教，问一问升迁的事。”那陈礼道：“老爷请焚起香来。”二位道：“且慢，候吃过便饭。”

当下留着吃了饭，叫长班到他下处把沙盘、乩笔都取了来摆下。陈礼道：“二位老爷自己默祝。”二位祝罢，将乩笔安好，陈礼又自己拜了，烧了一道降坛的符，便请二位老爷两边扶着乩笔，又念了一遍咒语，烧了一道启请的符，只见那乩渐渐动起来了。那陈礼叫长班斟了一杯茶，双手捧着，跪献上去，那乩笔先画了几个圈子，便不动了；陈礼又焚了一道符，叫众人都息静。长班、家人站在外边去了。

又过了一顿饭时，那乩扶得动了，写出四个大字：“王公听判。天二评：与梦中纱帽红袍金带的人一样称呼，关帝亦称“王公”，可知做神道也要谦恭，不可口轻。黄评：关帝亦称之“王公”，其可敬如此。王员外慌忙丢了乩笔，下来拜了四拜，问道：“不知大仙尊姓大名？”问罢，又去扶乩。那乩旋转如飞，写下一行道：“吾乃伏魔大帝关圣帝君是也。黄评：自称如此。陈礼吓得在下面磕头如捣蒜齐评：如画。说道：“今日二位老爷心诚，请得夫子降坛，这是轻易不得的事！总是二位老爷大福。须要十分诚敬，若有些须怠慢，山人就担戴不起！黄评：做得象，不由不信。二位也觉悚然，毛发皆竖；丢着乩笔，下来又拜了四拜，再上去扶。陈礼道：“且住；沙盘小，恐怕夫子指示言语多，写不下，且拿一副纸笔来，待山人在旁记下同看。”于是拿了一副纸笔，递与陈礼在傍抄写，两位仍旧扶着。那乩运笔如飞，写道：

羡尔功名夏后，一枝高折鲜红。大江烟浪杳无踪，两日黄堂坐拥[[23]](#footnote-23)。只道骅骝开道，原来天府夔龙[[24]](#footnote-24)。琴瑟琵琶路上逢，一盏醇醪心痛！

写毕，又判出五个大字：“调寄《西江月》”天二评：纣王在女娲庙能题七律诗，无怪伏魔大帝能填西江月也。黄评：绝倒，令人喷饭。三个人都不解其意。王员外道：“只有头一句明白。‘功名夏后’是‘夏后氏五十而贡’，我恰是五十岁登科的，这句验了；此下的话，全然不解。”陈礼道：“夫子是从不误人的，老爷收着，后日必有神验；况这诗上说‘天府夔龙’，想是老爷升任直到宰相之职。齐评：痴心妄想。王员外被他说破，也觉得心里欢喜。说罢，荀员外下来拜了，求夫子判断。那乩笔半日不动，求的急了，运笔判下一个“服”字。陈礼把沙摊平了求判，又判了一个“服”字。一连平了三回沙，判了三个“服”字，再不动了。陈礼道：“想是夫子龙驾已经回天，不可再亵渎了。”又焚了一道退送的符，将乩笔、香炉、沙盘撤去，重新坐下。二位官府封了五钱银子，又写了一封荐书，荐在那新升通政司[[25]](#footnote-25)范大人家天二评：范进已升通政司了，补笔省便。黄评：借了范进。陈山人拜谢去了。

到晚，长班进来说：“荀老爷家有人到。”只见荀家家人挂着一身的孝，飞跑进来磕了头，跪着禀道：“家里老太太已于前月二十一日归天。”荀员外听了这话，哭倒在地。王员外扶了半日，救醒转来；就要到堂上递呈丁忧天二评：荀玫初念不�`，全被王惠教�摹；破溃捍耸鄙杏刑炝迹�生被王惠教坏了。王员外道：“年长兄，这事且再商议齐评：王老先生老成历练，才有此等妙�。天二评：奇，亦与张静斋之教范进同，所谓有经有权。现今考选科、道[[26]](#footnote-26)在即，你我的资格，都是有指望的，若是报明了丁忧家去，再迟三年，如何了得？不如且将这事瞒下，候考选过了再处。”荀员外道：“年老先生极是相爱之意，但这件事恐瞒不下。”王员外道：“快吩咐来的家人把孝服作速换了，这事不许通知外面人知道，明早我自有道理。黄评：何苦陷人于不孝，此从贼之根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清早，请了吏部掌案[[27]](#footnote-27)的金东崖来商议黄评：带出金东崖。金东崖道：“做官的人，匿丧的事是行不得的，只可说是能员，要留部在任守制，这个不妨；但须是大人们保举，我们无从用力。若是发来部议，我自然效劳，是不消说了。”两位重托了金东崖去。到晚，荀员外自换了青衣小帽，悄悄去求周司业、范通政两位老师，求个保举，两位都说：“可以酌量而行。”

又过了两三日，都回复了来说：“官小，与夺情[[28]](#footnote-28)之例不合。这夺情，须是宰辅或九卿[[29]](#footnote-29)班上的官；倒是外官在边疆重地的亦可，若工部员外是个闲曹[[30]](#footnote-30)，不便保举夺情。天二评：若准夺情则夫子不灵，陈和甫不准矣。荀员外只得递呈丁忧黄评：“只得”二字，写杀。王员外道：“年长兄，你此番丧葬需费，你又是个寒士，如何支持得来？况我看见你不喜理这烦剧的事，怎生是好？如今也罢，我也告一个假，同你回去，丧葬之费数百金，也在我家里替你应用，这事才好。黄评：所谓“敦友谊”也。荀员外道：“我是该的了，为何因我又误了年老先生的考选？”王员外道：“考选还在明年，你要等除服，所以担误；我这告假，多则半年，少只三个月，还赶的着。”

当下荀员外拗不过，只得听他告了假，一同来家，替太夫人治丧。一连开了七日吊，司、道[[31]](#footnote-31)、府、县，都来吊纸[[32]](#footnote-32)。此时哄动薛家集，百十里路外的人，男男女女，都来看荀老爷家的丧事。集上申祥甫已是死了黄评：仍不脱申祥甫。他儿子申文卿袭了丈人夏总甲的缺，拿手本来磕头，看门效力天二评：一样抓角儿上学，乃一龙一猪。然则夏总甲亦已死矣。整正闹了两个月，丧事已毕。王员外共借了上千两的银子与荀家齐评：王惠待友颇厚，所以得蘧公孙赠银之报。作辞回京；荀员外送出境外，谢了又谢。王员外一路无话，到京才开了假[[33]](#footnote-33)，早见长班领着一个报录的人进来叩喜。不因这一报，有分教：贞臣良佐，忽为悖逆之人；郡守部曹，竟作逋逃之客。未知所报王员外是何喜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【卧评】 　　 此篇文字分为三段。第一段是梅三相考四等，令阅者快然浮一大白。然三相既考四等之后，口若悬河，刮刮而谈，仍是老友口声气息，恬不为耻，世上固不少此老面皮之人。吾想梅三相与严大老官是一类人物，假使三相出了岁贡，必时时自称为乡绅，与知县为密迩至交；大老官考了四等，必仍然自诩为老友，说学台为有意卖情也。黄评：妙批 　　 陈和甫请仙为第二段。写山人便活画出山人的口声气息，荒荒唐唐，似真似假，称谓离奇，满口嚼舌。最可笑是关帝亦能作《西江月》词，略有识见者必不肯信，而王、荀二公乃至悚然毛发皆竖，写无识见的人，便能写出其人之骨髓也。 　　 荀员外报丁忱是第三段。呜呼！天下岂有报丁忧而可以“且再商议”者乎？妙在谋之于部书而部书另自有法，谋之于老师而老师“酌量而行”，迨至万无法想，然后只得递呈。当其时举世不以为非，而标目方且以“敦友谊”三字许王员外。然则作者亦胸怀贸贸竟不知此辈之不容于圣王之世乎？曰：奚而不知也？此正古人所谓直书其事，不加论断，而是非立见者也。 　　 阅薛家集一段文字，不禁废书而叹曰：嗟乎！寒士伏首授书，穷年�L�L，名姓不登于贤书，足迹不出于里巷，揶揄而讪笑之者比比皆是。一旦奋翼青云，置身通显，故乡之人虽有尸而视之者而彼不闻不�也。夫竭一生之精力以求功名富贵，及身入其中，而世情���d，宦海风波，方且刻无宁晷。香山诗云：“宾客欢娱童仆饱，始知官宦为他人”，究竟何为也哉！。

1. 国子监司业——国子监的副长官，地位犹如全国最高学府的副校长。第三十六回说到的“祭酒”，犹如正校长，“博士”则犹如主持讲授的院系主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手本——位卑的人谒见位尊的人用的折式名帖。有种种格式。这里指的是一种非属官关系递的手本，一般应将自己的卑称（例如“门下”、“晚生”）写出。清朝禁止在谒见座师、房师的名帖上自称门生，所以下文又说“光头名字，没有称呼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贤契——“契”，要好的意思。“贤契”犹如贤友，是对学生的客气称呼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不曾序过——不曾联系过。这里是不曾按宗族关系联过宗的意思。“序”也可写做“叙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南宫入选——就是会试入选。“南宫”，这里指的是职掌会试的礼部。“礼闱”指会试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落卷——落选的即不录取的卷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六等——秀才岁考中最低劣的等次。一称“极等”。要受到开除的处分。下文“四等”，虽也属劣等，但只受扑责，可免开除，所以范进在打梅玖之前，说：“本该考居极等，姑且从宽……”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典——主管，主办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戒饬——就是戒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门斗——儒学里的公役。这种公役大都既干门丁，又干斗级（量米人），故称“门斗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那咱——那时候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抓角儿——抓髻。一左一右的一对小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设帐——东汉学者马融教学生的地方设有绛色纱帐，后人因把“设帐”作为开馆授徒的美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参堂——位卑的人参见位尊的人的一种仪节。也叫做“禀参”。官绅人家演唱堂会戏，演员照例也要被迫行这个礼节（见第四十六回、第四十九回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同寅协恭——“寅”是敬畏的意思，“同寅协恭”是说同在一处为朝廷敬慎办事，意即同事、共事。第二十三回的“老寅台”是同事的彼此间称呼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朝纲——本来的意思是指朝廷的纲纪法度，这里是指朝堂所在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传胪——殿试揭晓仪式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俸满——指官员任职满一定年限可以酌量升调。又：各衙门的书吏满职五年，也可以经过考试或不经过考试，派充最低的文职，以后就解除吏的身分。第十八回说的“年满授职”、第二十五回说的“五年考满”，都指后者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唱诺——这里是作揖的意思。“诺”，一般写做“喏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山人——原指古代管山林的官，后来一般称不愿做官的隐士为“山人”，因此就有许多读书人和江湖术士，也自称为“山人”，表示清高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宏治——应作“弘治”，是明孝宗的年号。清朝时因避讳弘历（清高宗）的名字改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大堂——对各部院长官的通称。“工部大堂”就是工部尚书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黄堂坐拥——古称太守（知府）治事的厅堂为“黄堂”，“黄堂坐拥”就是说实授知府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天府夔龙——“天府”指朝廷，“夔龙”是两个人名，都是舜的臣子，这是譬喻朝中大臣的词语，所以后文说“想是升任直到宰相之职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通政司——收受并检查内外章奏的中央机关。长官叫“通政使”，简称“通政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科、道——“科”，指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科给事中（别称给谏）；“道”，指各道监察御史。两者都是以纠察行政得失为其主要职务的，并称“科、道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7. 掌案——检查章程办理稿案的书吏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7)
28. 夺情——以政府的权力，命令某一个有亲丧的官员，不解职守制而留职守制，叫做“夺情”。夺情有勉强他不尽人子事亲之情的意思，事实上，恋栈的官员是很希望得到这样待遇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8)
29. 九卿——按明朝和清初的习惯解释，指的是六部尚书、都察院都御史、通政司通政使、大理寺卿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9)
30. 闲曹——没有具体工作和具体责任的官员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0)
31. 司、道——这里指的是地方官里的布政使（藩司）按察使（臬司）和道员等。道员一般称为“道台”，别称“观察”，比知府大，分理一个地区的行政或一种专门性的公务，按其职务各有专称，本书说到的南赣道、汀漳道、盐道、驿道等，就是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1)
32. 吊纸——吊丧。自携香和纸钱去吊唁，是古时吊丧的礼节，后来虽然不一定这样，一般习惯，仍旧把吊丧称做“吊纸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2)
33. 开了假——销了假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3)